

《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多元意象映射下的族裔女性成长*

孙 峰

(黄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芒果街上的小屋》的作者桑德拉·希斯内罗丝,为小女孩埃斯佩朗莎的成长创造了芒果街这样一个独特的移民社区环境。小说中的一些意象,如房子、高跟鞋和四棵细树等,体现女主人公既想保存自身族裔文化的独立性,又试图融入主流文化的成长困惑,以及她最终决定通过离开来达到最终拯救芒果街,实现成长蜕变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意象;族裔;女性成长;房子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3-0054-04

一、引言

《芒果街上的小屋》问世于1984年,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作者为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小说的创作依托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西语裔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双重社会背景,彼时的少数族裔女性文学方兴未艾。作为这批女作家的杰出代表,希斯内罗丝的代表作《芒果街上的小屋》应运而生,小说很快就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和喜爱,并于翌年获得美国图书奖,并入选著名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随后又被列入美国大学以及中小学的必读书目,已成为美国文学花园中一朵久开不衰的奇花。

这部独特的女性成长小说以生长在美国墨西哥裔移民社区芒果街上的小女孩埃斯佩朗莎为女主人公,描绘了西语裔移民的生存状况,尤其是以女主人公为代表的西语裔移民女性与命运的抗争,以及从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方面积极为追寻平等、努力构建本族裔独特声音和独特身份而不懈奋斗的故事。小说用诗化的语言,表现了一个少女成长之旅中的呢喃情怀,整部小说由44篇短小且看似独立的片段构成,每一篇都围绕着一个不同的话题展开叙述,讲述在芒果街上生活的小女孩埃斯佩朗莎心中留下的印迹和她对身边纷繁事物及本族裔群体的观察与思考。

希斯内罗丝的小说主题,常常围绕少数族裔女性的成长经验、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混杂身份的构建展开。小说中小女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作者刻意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些重要的意象,如题目中的房子、高跟鞋和四棵细树等,这些意象从不同的层面展现了埃斯佩朗莎在成长的过程中,性别身份和族裔意识的觉醒,这也标志着她在困难挫折中经受磨砺,认知和心智都在不断成熟,同时也

在不断地思考着实现梦想和希望的途径与方法。最终,她决定通过写作来改变自我,改变本族裔生长的芒果街,这个改变,也是她通过离开芒果街去外面开拓视野增长知识和经验来最终完成的。

二、房子与女性地位

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房子”的意象贯穿小说全文,并成为希斯内罗丝表达和宣泄情感的主要载体之一。房子是小说全书的一个核心意象,它开门见山地体现在小说的标题里面。而位于芒果街上的房子,或者确切地说,是“小屋”,里面居住着埃斯佩朗莎一家六口人,“芒果街上的小屋是我们的,我们不用交房租给任何人,或者和楼下的人合用一个院子,或者小心翼翼别弄出太多的声响,这里也没有拿扫帚猛敲天花板的房东。可就算这样,它也不是我们原来以为自己可以得到的那样的房子。”^[1]埃斯佩朗莎理想中的大房子应该是:“……会有自来水和好用的水管。里面还有真正的楼梯,不是门厅台阶,而是像电视上的房子里那样的楼梯。我们会有一间地下室和至少三个卫生间……我们的房子会是白色的,四周有树木,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草儿生长着,没有篱笆把它们圈起来。”^[2]

可见,房子表达了埃斯佩朗莎的理想和憧憬,是她内心希望在客观现实中的外在体现,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大房子是主人公在世界上的渴求和追寻。也许这追寻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满意的房子,更是她内心梦寐以求的、一个能让她安心的归属,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

能够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被作者赋予了多重意义。芒果街上房子里面的狭小空间让埃斯佩朗莎觉得压抑禁锢,这也是她渴求一所属于自己的大房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房子的意象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曾出现过,作者给予了它和地

收稿日期:2013-06-18

*基金项目:黄山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美国西语裔女性成长小说研究”(2013xsk017)。

作者简介:孙峰(1981-),男,安徽滁州人,助教,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位与空间同等的意义。在人类社会中,房子不仅仅能够体现一个人独立的经济能力和成功程度,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私人空间的有无和大小,更进一步来说,它体现着女性生存空间的存在与否。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著作《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曾经说到“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1]再回到女性地位这个蕴意上来,房子又成为“本土”和“外来”的分界线,它将美国主流社会阶层和少数族裔阶层泾渭分明地隔断开来。

伴随着埃斯佩朗莎的渐渐长大和生活经验的增加,房子的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一些变化。起先,她羡慕那些住在山上并睡得靠星星那么近的人,但她同时也表达了那些居住在高处的人忘记了她们这些住在地面上的人。她的认识朴素而真诚,在小说的最后,她将自己这种朴素的情感扩大到对移民社区族裔群落的同情中,她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在山上也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她不是独占,她要在阁楼里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因为我知道没有房子的滋味。”^[111]这些流浪者,是整个西语裔族群,是芒果街上形形色色的女性,也是埃斯佩朗莎自我的写照。这种觉悟同时也表明,埃斯佩朗莎的认知在慢慢变得成熟,她不仅有自己的梦想,同时也希望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人也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房子的意象映射出少数族裔,特别是像主人公这样在男权社会中几乎毫无地位可言的女性在美国主流文化中身份的尴尬、地位的困顿和物质的贫穷。

从埃斯佩朗莎对房子的美好希望来看,她和她身边的族裔女性是敏感和坚强的,她们不畏眼前的困难,努力挣扎着、希冀着。埃斯佩朗莎目睹了芒果街上西语裔族群贫困而凄惨的生活,这让她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她下决心通过写作来先改变自己的现状,下决心在未来一定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完完全全我自己的……一个自己归去的空间,洁净如同诗笔未落的纸”,^[112]而不是属于其他任何男人的。她不希望再像曾祖母、拉菲娜或萨莉那样受到男性的房子的束缚和禁锢,她要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独立,更是人格上的自由和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心灵归属之地。埃斯佩朗莎的心声表明她的女性意识在觉醒,她希望能够完完全全拥有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具有独立人格的自我。她意识到少数族裔女性应该享有同男性、特别是同主流社会人群一样自由平等的权利地位。如同她希望能在自己的房子里收留流浪者那样,埃斯佩朗莎说“可我不会忘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113]这

表达了她希望为更多的西语裔移民在政治、社会地位和自由权力方面作出贡献,不仅让自己能拥有房子和应有的社会地位,也让他们跟自己一样享有这些东西。

三、高跟鞋与性别意识

小说中,高跟鞋无疑是继房子之后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希斯内罗丝在小说中的很多章节都提及了高跟鞋这个概念。高跟鞋被作者赋予了同女性性别意识和女性权利紧密联系的深刻蕴意,体现了西语裔女性的反抗和挣扎。

高跟鞋的这一意象无疑指的是一种对女性的性别束缚。女性穿上高跟鞋的初衷无疑是想在男权社会中去顺从和取悦男性的审美要求。结果却是,高跟鞋束缚了女性对自我性别的解放和对真正的美的自由追求。而对于美国西语裔女性来说,脱掉高跟鞋不仅是对本族裔男权主义的反抗和否定,同时也是对美国主流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苛求和压制的一种抵制行为。以少女埃斯佩朗莎为典型代表的西语裔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反映了她们已经从简单的对成年女性的模仿到具有成熟性别意识的发展过程,是她们心理认知成长的集中表现。

芒果街上,包括埃斯佩朗莎在内的女孩们偷偷穿着妈妈的高跟鞋,内心异常兴奋和激动,她们甚至摆出各种不同的走路姿势来模仿成年女性,“拉切尔学会了穿着这些巧妙的高跟鞋,架势十足地走来走去。她教我们把腿交叉又分开,像跳花式绳一样地走;她教我们怎么一步一响地走到街角,好像鞋子在和你对话。”^[112]正当这些芒果街上的未成年女孩们沉浸在高跟鞋带来的新奇和满足感之中时,她们恐怕还不知道,高跟鞋其实并不是她们想象中的那样是美丽与成熟的象征,它更多代表的是一种满足成人世界中男性对女性审美标准的要求和束缚。街角杂货店的宾尼先生及时告诫女孩们说“这鞋不安全。他说。你们这些小女孩还太小,不适合穿这样的鞋子。趁我还没叫警察赶快脱掉吧”。“可是我们只是跑开。”^[113]这些告诫的话语表明,在美国这个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男性从方方面面都全部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作为少数族裔的西语裔女性想从外表和感官来征服男性,不是她们实现自我性别独立和解放的根本道路,相反,这样做只会加剧她们从属地位的悲哀处境。所以,当一个醉酒的无赖要用一美元强吻拉菲尔时,女孩们犹如当头棒喝,瞬间自恋的美梦被惊醒,她们开始畏惧

所谓美丽带来的力量。

通过高跟鞋的意象,希斯内罗丝展现了西语裔女性性别身份的从属地位,以及她们缺失的女性意识和对此逆来顺受的态度,这从女孩们争相试穿高跟鞋和在芒果街上招摇过市地炫耀可以管窥。在受到一些好心成年人的忠告之后,埃斯佩朗莎们意识到了高跟鞋不过是主流男权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和女性从属地位的象征而已。在芒果街上,许多成年和未成年的西语裔女性们面对以男性为主导的局面无力反抗,只能最终选择穿上高跟鞋来同强大的男性话语妥协,并一代又一代地屈服下去。在意识到这一点后,埃斯佩朗莎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开始思考这种状态的合理性并最终下决心去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命运,她决定拿起笔,用写作,用知识,用教育来改变自身可能同芒果街上其他女性一样不幸的命运,她说,“有一天我会把一袋袋的书和纸打进包里。有一天我会对芒果说再见。我强大得她没法永远留住我。有一天我会离开。”^[1150]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埃斯佩朗莎的离开是她走向最终成熟的开始,她考虑的不再仅仅是自己个人的命运变化,此时的她已经将改变整个族裔女性生存状态的使命视为己任,“他们不会知道,我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为了无法出去的人。”^[1150]

埃斯佩朗莎自我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不是她意识到了自己女性的天然性别特征,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人生经历的历练意识到西语裔女性长久以来面对男权社会的从属性。小说中,高跟鞋的意象具有双重意义,它的外表是绚丽美好的,能激起女性对它的追逐与热爱,并在这无意识的追逐中不知不觉地接受男权社会给她们所界定的身份地位,从而心甘情愿地抛弃自己女性的独立熟悉。另一方面,高跟鞋又能激发女性对传统的女性属性的质疑和反抗,埃斯佩朗莎最终认识到,高跟鞋不过是束缚自己身体和精神的枷锁而已,是男权控制女性的工具。最终,芒果街上女性们活生生的悲催例子告诉埃斯佩朗莎,只有改变才能实现更多像她这样的西语裔女性实现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

四、四棵细树的精神力量

在四棵细瘦的树这一章节中,作者希斯内罗丝这样描述被市政移栽到芒果街上的四棵细树:“它们是唯一懂得我的。我是唯一懂得它们的。四棵细瘦的树长着细细的脖颈和尖尖的肘骨,像我的一样。不属于这里但到了这里的四个。”^[1105]这四棵树,

既是对埃斯佩朗莎自我形象的写照,又具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意义。和这几棵细瘦的树经历差不多,埃斯佩朗莎也是经历了由在别处成长到移居到芒果街上生活,她们是一样的不习惯和不适应新的环境,是一样的孱弱瘦小。稍微不同的是,这四棵细瘦的树生命力适应性似乎都十分的强大,“它们的力量是个秘密。它们在地下展开凶猛的根系。它们向上也向下生长,用它们须发样的脚趾攥紧泥土,用它们凶猛的牙齿噬咬天空,怒气从不懈怠。这就是它们坚持的方式。”^[1105]

显而易见,这四棵细瘦的树的意象,是埃斯佩朗莎的化身,也是给予她坚持梦想和希望的榜样。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会有促使其不断坚持和支持自己梦想的理由与动力。对埃斯佩朗莎来说,这四棵细树就是她能够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理由和信念的来源。作为成长于美国的少数族裔女性,成长的压力和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即使困难再大,伤害和挫折再多,也无法阻止埃斯佩朗莎像那四棵细瘦的小树那样,勇敢地对抗阻挠其生长的水泥和砖块的力量,克服重重困难去融入到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中去。埃斯佩朗莎也许是渺小而柔弱的,但是从这几棵弱不禁风但生命力强大的细树身上,她感受到了坚持和拼搏的力量,对于自己追求独立和自由女性身份地位的信念与梦想,不论正在和将要面对怎样的阻力、压迫,自己必须要像细树那样顽强不屈地成长,等到自己长出茁壮有力的大树,改变芒果街上西语裔族群的命运将不再是梦想。

如前所述,四棵细树为埃斯佩朗莎的成长之路注入了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成为了她坚定信念的支柱。芒果街上纷繁复杂的人与事让她在慢慢成熟,她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和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女性的视角打量观察这个世界。她意识到了自己和周围白人的与众不同,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活不会永远是那么的无忧无虑。身边西语裔女性的不同遭遇似乎在向她暗示,如果没有改变的发生,她的命运也会毫无意外地同芒果街上其他女性那样发展下去。虽然她下定决心要过不一样的生活,同时也让芒果街变得不一样,但是年纪尚幼的埃斯佩朗莎还没有能力可以立即主宰自己命运的走向,并改变芒果街,此时,如何能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不气馁不懈怠就是考验埃斯佩朗莎的时候了。从细树身上她获得了启发,感受到了坚持的力量,她愿意为了梦想一直坚持下去,等待着自己的慢慢成长和力量的逐渐积蓄,等到时机成熟,她所爆发出的能力是势不可挡的,自己的命运和芒果街的未来也会

因此变得美好和与众不同。坚持、等待和希望都是埃斯佩朗莎在痛苦迷茫时刻对四棵细瘦的树的秘密思考的结果,也是她思想在慢慢成熟的标志。

在一首小诗里面,埃斯佩朗莎说道,“我想成为/海里的浪,风里的云/但我只是小小的我/有一天我要/跳出自己的身躯/我要摇晃天空/像一把小提琴”,^[1]在内心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下,她最终成长成参天大树的这一天终究会来临的,因为现在的埃斯佩朗莎虽然身体柔弱瘦小,内心却有着强大的勇气和对未来美好的希望。

五、结语

成长是一个人生常见而不可或缺的阶段。《芒果街上的小屋》作为一部成长小说,主人公小女孩埃斯佩朗莎的成长故事是少数族裔所经历的典型;她成长中的困惑是西语裔美国人的悲哀。

在成长过程中,她经历挫折失败,实现顿悟已经明确梦想——去追寻少数族裔独特的女性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她实现了自己的成长。同时,如何摆脱种族差异带来的歧视,实现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对族裔女性而言是一大挑战,也是一条艰难险阻的路。她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充满梦想的一段历程,反映了她追寻独特的少数族裔女性身份的渴望

然而主人公没有畏惧,她有理想、有追求独立自主的意识。在身边人物的影响下、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主人公对自己和社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她不愿再被束缚,渴望改变命运,并且有高度的使命感,愿意为整个族裔能更好地发展做贡献。小说中的埃斯佩朗莎通过芒果街的故事势必将会激励各少数族裔群体努力奋斗,获得知识,改变命运。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桑德拉·希斯内罗斯.芒果街上的小屋[M].潘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2]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田翔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Ethnic Women's Growth Reflected from Multiple Images in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SUN 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Anhui 245041)

Abstract: In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Sandra Cisneros created a unique immigrant environment for little girl Esperanza's growth. Some images in the novel, such as house, high heel and four skinny trees, indicate the heroine's growth perplexity of both attempting to integrate in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and wanting to retai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ir own ethnic culture. And she eventually decided to reach the final goal of saving Mango Street and achieving growth through leaving this community temporarily.

Key words: Image; Ethnic; Female Initiation; House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53页)

The Black Miracle in the War ——View of "Miracle at St. Anna"

LI Hua-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0)

Abstract: The novel "Miracle at St. Anna" tells a story about love and redemption, which happened in Italy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it shows us the warm side of humanity in the ruthless war. "Miracle" is a main thread throughout the novel, centering on which a series of stories were unfolded. What the novel wants to show to the audience is not only the miracle, but also the brilliance of humanity and the great power of love and faith hiding behind the miracle. The novel shows the respect for life and the longing for wonderful life.

Key words: Miracle; War; Humanity; Love; Faith

(责任编辑:张俊之)